

海外汉语研究丛书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

约瑟夫·艾约瑟著
董方峰 杨洋译

[英]

著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海外汉语研究丛书

汉语音话口语语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姚小平 主编
约瑟夫·艾约瑟 [英] 著
蔡剑峰等 编
董方峰 杨洋 译
姚小平 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 / (英) 艾约瑟著 ; 董方峰, 杨洋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10
(海外汉语研究丛书)
ISBN 978-7-5135-5237-0

I. ①汉… II. ①艾… ②董… ③杨… III. ①官话—口语—研究
②官话—语法—研究 IV. ①H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893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陈宇
封面设计 张峰
版式设计 孙莉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5237-0
定价 46.0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52370001

【海外汉语研究丛书】

主编	姚小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编委	蔡剑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
	陈维振	福建师范大学
	陈渊泉	香港城市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卫东	深圳大学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白 珊	(Sandra Breitenbach)	奥斯陆大学
马西尼	(Federico Masini)	罗马大学

总序

中国的语言研究源远流长，与印度、希腊—罗马、希伯来—阿拉伯并称世界四大语言学传统。纵观中国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其胚芽萌育于周秦，至两汉兴起文字训诂之学，辞书编辑、经文阐释也随之发达。魏晋、南北朝迄唐代，因译解佛经而探音理、析音节、辨四声，效法梵文创立声韵之学。中国语言学借鉴域外传统，以拓展疆域、深察对象，便始于此。宋元及明季，“小学”一门格局俨然，文字、音韵、训诂之外未见新学；虽然，时有搜罗虚字的专著，宽泛言之可视为“语法”书。而根据古人自己的分类，则是字书之属。有清一代，传统学术门门兴旺，小学研究也蔚为大观，但就领域而言却鲜有突破。除非再现一种外来的推力，才能撼动旧格局，开辟新领域。

这种推力，随着明清传教士来华而出现了。出于掌握汉语、渗入中国的实际目的，遂有中籍西译，有拉丁注音，有汉外双语词典，有用西文编写的汉语语法书。这一切起初纯属西学，在西士中间推广使用，后来逐渐为中国学者接受，取而用之、化而改之，融其为国学的一部分。而对于西洋教士和汉学家有功于汉语研究的事实，中国学界早有定评，如罗常培曾作《耶稣会士对音韵学的贡献》（1930）一文，肯定早期传教士的有关研究及其对国学的积极影响。认识有异同，科学无国界。十六世纪中叶前，汉语研究只是国人自家的事，中叶以后则有所变，渐成世界的学问，其中海外研究的主体在西洋。而对于海外汉语研究的发展史，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很多原著尚须阐释，价值有待挖掘。设立本丛书的意图也正在此。谨望学界同志积极参与，惠稿支持，共同致力于这一项目。

《海外汉语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年4月

汉语音话口语语法

约瑟夫·艾约瑟 著

伦敦大学文学学士
法国民族志协会外籍会员
伦敦会传教士

北京

第二版

1864

本项翻译获 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研究”（项目编号 12CYY002）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中译本序

西方对汉语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早在 13 世纪来华传教士（如柏朗嘉宾、鄂多立克等）的文字报告和游记中就留下了一些对中国各地语言的只言片语式的描写^①。当然，早期来华西人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如同他们对中国的整体认识一样，肤浅而又片面，对西方也好，对东方也好，都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自 16 世纪耶稣会入华^②始，来华传教士开始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及文化，以期在深入了解中国并为中国民众及知识阶层接受的基础上开展传教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是，从 16 到 19 世纪，诞生了大量研究中国语言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让西方认识到中国语言的真实面貌，让汉语进入西方学术视野，而且也对中国本土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6 世纪入华的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这些耶稣会士，以“西儒”的外在形象为中国知识阶层所接受，他们刻苦学习汉语，并在汉语音韵学上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到今天，凡是对中国语言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对这些传教士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当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并不限于音韵，在词典编纂、语法、汉语方言描写等各个方面，他们也都留下了大量成果。中国学者对西人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认可将其并吸收到中国语言学体系中，但对西人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则关注不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罗明坚同时代的耶稣会士卫匡国已经编纂了汉语语法著作《中国文法》（据现有文献记载来推测，这还远不能算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其后两个多世纪更有数十部西人编纂的汉语语法著作问世，但直到今天，多数中国语言学研究者仍然认

① 详见白佐良、马西尼著《意大利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2。

② 以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40 年抵达澳门为标记。

为 1898 年出版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究其原因，西方学者研究活动本身设定以西人为接受对象（多数著作以西文撰写）、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语言学传统上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无专门的语法研究板块）等，都成为了西人汉语研究成果未能得到中国知识界充分认可的原因。

具体到汉语语法领域，除去前述卫匡国的《中国文法》^①，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这些作品：

1703, 瓦罗, 或译作万济国 (Francisco Varo), 《华语官话语法》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28, 马若瑟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汉语札记》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30, 巴耶尔 (T. S. Bayer), 《汉语杂纂》 (*Museum Sinicum*)

1742, 傅尔蒙 (Etienne Fourmont), 《中国官话》 (*Linguae Sinar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1814, 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中国言法》 (*Clavis Sinica*)

1815,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通用汉言之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22, 雷慕莎 (Jean Pierre-Abél Rémusat), 《汉文启蒙》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9, 公神甫 (Joaquim Affonso Gonçalves), 《汉字文法》 (*Arte China*)

1842, 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汉语语法》 (*Notices of Chinese Grammar*)

1856, 巴赞 (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汉语官话语

^① 该书大约完成于 16 世纪 50 年代，初以手稿形式流传，2011 年其中译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1857,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1864, 罗存德 (William Lobscheid), 《汉语语法》（*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parts*）

1866, 儒莲 (Aignan-Stanislas Julien), 《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1880, 文璧 (Jasper Scudder McIlvaine), 《北方口语语法》（*Grammatical Studies in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of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Missionaries*）

1881, 甲柏连孜 (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这些还只是西人汉语语法作品中的一部分，相信随着中外学者对此领域关注的增加，还会有更多作品被发掘出来。

对上述作者稍加研究的话，我们就会看出，其中大多数人是传教士。回顾近代中西交流历史我们也能看到，来华传教士这个特殊群体对近代中西交流和中国现代化历程产生过一定影响。这些传教士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来华后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一方面潜心研究中国语言文化，著书立说，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另一方面，他们也大量译介西方著作，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及文明。具体到传教士语言学家这个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多数人有良好的语言学素养，熟悉西方语言学传统及最新发展成果。来华后他们以西方语言学为范，对中国语言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和研究，同时也注意吸收中国语言学的成果，对中国语言的特性作出了有

意义的探讨。

本书作者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就是来华传教士语言学家这个群体中尤为突出的一个代表。他是英国传教士，1843 年毕业于伦敦大学，1875 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48 年，他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任伦敦传教会驻上海代理人，1861 年在天津设立教会，1863 年到北京传教，1880 年被中国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艾约瑟在华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历史、文学、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都下了极大的研究功夫。他积极参与当时的文教、政治等事务，是《中国评论》《中国丛报》等当时影响甚大的英文报刊的主要撰稿人，对西方人士了解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是 19 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艾约瑟的汉语研究非常深入，他大量研习西方学者对汉语的研究成果，还广泛涉猎中国学者的语言学著作，并经常与中国人进行交流探讨，同时特别注意观察身边使用的汉语官话和方言，凭借自己敏锐和细致的观察力，对其语音和语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描写。在来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除了在上面提及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汉语语音、方言、语法、文学之外，还留下了诸多汉语研究专著。以下是其主要语言学著作列表：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53*)

《汉语官话口语语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1857*)

《汉语口语教程》 (*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2*)

《上海方言词汇》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1869*)

《汉语在语文学上的地位》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1871)

《汉字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876)

《以汉语的发展来论证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发展》(*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Exemplifying of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 1888)

《汉语研究成果》(*Results of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93)

艾约瑟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初版由伦敦布道会于1853年出版，上海长老会于1868年再版，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多是1868年版。2011年，该书中译本（钱乃荣、田佳佳译）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其《汉语官话口语语法》在1857年首次出版后也于1864年重印。这两部语法著作在结构上基本一致，都沿袭传统西方语法著作的框架，分语音、词类和句法三个板块，但在内容上，他却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参照模仿水平上。他在归纳西人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了自己的观察，总是以汉语的本来面貌为准，而不是像之前的众多西方学者那样强行削足适履，把拉丁语法的框架生搬硬套到汉语身上。因此，他对汉语的描写更令人信服，同时他也有更多开创性的发现，比如，他指出汉语的短语和句子组合规律一致、汉语句法要受到韵律制约，他还发现了汉语构词法和句法当中的各种支配关系等。这些观点和发现不仅超越前人，而且即使放到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中也仍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对上海话的语音作出了很好的描写和分析，这对于研究汉语方言的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这一著作因而也引起了国内方言研究者的特别重视。钱乃荣在《英国传教士 J. Edkins 在吴语语言学上的杰出贡献——〈上海方言口

语语法》评述》^①一文中这样评价道：“艾约瑟……观察语言的方法和运用的语言学理论在当时都是领先的。他又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悉心调查和准确观察到了上海方言及其周边的许多重要特点，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这部著作不论从当时来说还是现今来看，都堪称第一流的语言学著作，为我们保存了上海方言语音语法方面最早的相当全面的文献。这是研究中国方言语法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对上海方言和吴语以及中国语言的语法学的创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准确记录和分析研究方言语料方面作出了示范，使上海方言和吴语的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定的科学高度，迈出了可圈可点的第一步，因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样的评价，我们也可以放到艾约瑟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上去。在这一著作中，艾约瑟不仅细致地介绍了汉语官话的历史起源、发音体系，还详细地介绍了官话和主要方言的联系及异同，直到今天，该书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汉语官话及方言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介绍汉语词类时，艾约瑟虽然参照了拉丁语法词类划分的模式，但针对汉语特点，他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汉语量词、叹词及其他各类小词的用法，还详细介绍了汉语口语中各类多音节词合成的规律。在句法部分，他描写了汉语句子的顺序原则，如形容词先于所修饰名词，及物动词先于宾语，副词先于所修饰的动词和形容词等，他把这些规则称之为“支配”（government）原则。他还提到位置对于词性的影响，以及短语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主从句及并列句的构成、省略与重复、对比、韵律对句法的制约作用等规则。艾约瑟对汉语句法进行的这种细致忠实的描写使他超越了所有前人。艾约瑟对中国的小学研究传统和现状显然也很

^① 见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熟悉，他在书中不断引用中国小学家们的论述，对各家之言进行甄别评判，并且书最后的附录中还有一个详细的中国近期语言学成果列表。在语言学领域，他是中西汇通的学者。如果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语言学研究而不是传教上的话，他完全有可能以一个杰出语言学家的身份被后人铭记。

艾约瑟在 19 世纪西洋汉语研究圈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然，凭他的见地和丰硕成果，他完全应该得到更高的名气。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编写他的大部头汉英词典《汉英韵府》（1874）时，曾特别请艾约瑟给其写了介绍汉语语音的长篇文章，放在词典的介绍部分。艾约瑟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汉语与印欧语、闪族语的比较分析和对中西语言同源的假设使他在欧洲本土语言学圈中也享有盛誉^①。他的两部语法著作被看作高人一筹的作品，如英国语言学家萨默斯就评价说：“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显示了他对这种语言的准确理解，而他的官话语法则使前人的作品黯然失色。他描写的不是马若瑟、郭士立等人描写的书面语，而是他当面与本土人学习来，并与本土学者比较后所掌握的口头语。我们无法对他的声调和拼音法完全赞同，但是对他倾注如此多心血并作出巨大进步的这部作品，我们无法吝惜美誉之词。每个到中国的学习者都应该拥有一本他的语法书。”^②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明清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语言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公允评价，艾约瑟的这些富有见地的著作，也长期湮没在故纸堆中不为人所知。从上世纪末起，国内外陆续有学者开始整理海外汉语研究成果，在这种背景下，

① 见 Watters, T.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9: 5–9.

② 见 Summers, James.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63: x.

艾约瑟的作品得到发掘，其价值也受到重新审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撰文探讨艾约瑟对汉语研究的贡献，并有多篇硕博论文专以艾约瑟或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因此，对艾约瑟作品的译介在当前就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2011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海外汉语研究丛书”推出了钱乃荣、田佳佳翻译的艾约瑟《上海方言口语语法》，看过该书的读者对艾约瑟在上海方言领域的深入研究一定有深刻印象，而我们翻译的这部《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会使读者对艾约瑟在汉语研究史上的价值得到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于原作成书于1857年，很多汉字的读音、写法及用法等语言事实与现今有较大不同，以如今的语言文字规范来看就出现了很多异体字、繁体字、语法错误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文中加了一些译注或校注进行说明，出版方也与译者商量解决了一些，但可能仍有遗漏。为了保持英文原稿的风貌，从原稿直接移入的中文例句、例词等若确实不便修改，我们采取了在译文中加注说明的形式，供读者斟酌判别。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尹蔚博士审校了语音部分的译文，译稿全文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姚小平教授审校。两位专家提出的大量意见令我们受益良多，在此特向他们致谢。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们对本翻译项目给予了最大的关心和资助，在此也一并致谢。当然，由于译者个人理解偏差或者疏漏所致的译文错讹之处，责任概由译者本人承担。

董方峰 杨洋

2012年9月
于华中师范大学

第二版序

(1864年)

本次新版做了大量修订。在发音方面，北京和直隶地区代表的北方发音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新版介绍了很多新的北方习语，同时，作者还在习语出现的地方加了注，以这种方式来说明它们是南方还是北方所独有的。

巴赞先生的《官话语法》^① 和威妥玛先生的《寻津录》^② 都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

本版还收录了对北京方言的声调和重音规律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如果本书第一部分包含的语言学讨论令汉语入门者望而生畏，建议入门者不妨去看看第二和第三部分，那里有很多简单的例子。从那些包含大量例子的部分开始，初学者可以掌握许多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表情模式。

本书计划同时包括南北官话。这就使得标音法(orthography)^③ 不可能做到统一。在本书的多处地方，当南北发音不同时，两种发音都会给出。

① 巴赞 (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法国东方学家，著有《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Paris: L'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6)。——译注

②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英国外交官、汉学家，以其发明的威妥玛式汉语注音法而著称。《寻津录》(*Hsin Ching Lu.* 1859) 是他编写的一部汉语教材。——译注

③ 西文中的 orthography 指的是正字法，即正确的拼写法。但西文为拼音文字，正确的拼写往往代表正确的读音。在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究中，orthography 指的是如何用西文字符转写汉语或给汉字注音。——译注

作者建议读者根据所学方言的本地教师的建议，在必要之处对读音的拼写作出调整。如果他有一个北京话老师的话，那就不必区分辅音 *h* 和 *s* 了，因为在首都方言中，当出现在 *i* 和 *ü* 前时，这两个音就变得融合（coalesce）。同样，*ts* 和 *k* 出现在 *i* 和 *ü* 前时也会融合，变得近乎 *ch* 音。所以，把其中一个音统一写成 *h* 或者 *s*，或者 *hs*，而把另一个音写成 *ch*，会更方便一些。天津人和汉口人也这样发音。但是在书写烟台和南京方言的发音时，就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都把 *h* 和 *s* 分开，同样要分开的还有 *ts* 和 *k*。